

◎尹新秋

到常德桃花源已快到下午五点。天刚下过雨,洗过的景色,有一种湿润清新的色调和质感。走在桃花山这一边,五柳树对岸的桃源山远远陪着;转到桃源山那一边,桃花山又赚回去多次遥望和回眸。两山一湖,山色湖光,自然风物,人文景观,真花,假花,木船,竹筏,旧筑,新构,皆有可观,不负刘禹锡所题“桃源佳致”。没什么人,夜色不知不觉来了,幽静烘托着渺远,是我要的桃花源。湿滑,有时也很陡,但不觉得太难爬。桃花源让人脚步变得从容。虽不是“芳草鲜美”的季节,但竹树依旧蔚然深秀。沿途多芭蕉,雨打芭蕉,是一种细碎的脆响,如人絮语,时有鸣禽响瀑来相应和。不知哪里放了音箱,一个清脆的女声在读《桃花源记》。而《桃花源记》的意境,前人今人先后做了许多形象的理解与表达:桃林、穷林桥、菊圃、渊明祠、集贤祠、碑廊、方竹亭、遇仙桥、水源亭、御碑亭……缘溪而建,牵起桃花流水。路旁,林下,溪上,泉边,一转身,一抬头,就有亭阁桥影牌匾石刻撞入眼目。你得停下脚步,去看,去读,去想。

能够走进人们心灵的人不多,陶渊明是一个。桃花山又叫“陶公山”“文人山”。《桃花源记》引来无数文人墨客寻胜探幽。李白、王维、孟浩然、王昌龄、武元衡、张旭、刘长卿、李群玉……唐代很多诗人来过桃花源,吟过桃花源,而来得最多留下诗作最多的是刘禹锡。他被贬为朗州(常德)司马,一贬10年。治下的桃花源是“近水楼台”。他的《桃源洞》诗:“花满西园淑景催,几多红艳浅深开。此花不逐溪流水,吾客何因入洞来。”在碑廊18块古碑中尤为显眼。宋代诗文大家写桃花源的也不少。苏轼《和陶潜桃花源诗》说“桃源信不远,杖藜可小憩”。桃源现在还有苏黄溪、苏黄渡,据传是苏轼和黄庭坚寻访桃花源的遗迹。不能确定王安石是否到过桃花源,但他写过《桃源行》。浓缩陶渊明诗意,而侧重现实原因:“秦人半死长城下”,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眼光。

唐宋以来,以桃花源为主题,成为一种文学现象。儒家、道家;隐者、仕者;穷者、达者,或慕先贤,或峦山水,或吟哦,或品题,触目绿野仙踪,一山诗风联雨。

我最喜欢的一副楹联是:“却怪武陵渔,自洞口归来,把今古游人忙煞;欲寻彭泽宰,问田园安在,惟桃花流水依然”。简洁精炼,语意深远。看落款,作者夏受祺,益阳桃江人,是老乡,只隔一二十里,感到特别亲切。

遇仙桥,据说是武陵渔郎遇仙的地方。原来是一块横卧于涧的崩落危岩,明代修成单孔桥,清代建了风雨亭。桥上坐下,歇歇脚。林深云低,暗如黄昏。不敢去多想遇仙的故事。一中年男子穿着雨衣戴着尖尖的斗笠在溪里清理垃圾。问他秦人洞还有多远,他说不远,过三然亭就是。想多聊几句,他不再搭腔,只顾忙碌,倏忽不见,似有隐者之风。

三然亭一带,景观尤多,林壑尤美。怡然亭,欣然亭,豁然亭,三亭呈品字排列于路口,占据御碑池一角。池不是很大,但在翠谷间撑开了一片安慰视觉的空间。左侧,树林掩映着临仙馆,对岸是御碑亭。1892年,桃源县令余良栋修复桃花源景点时,将乾隆皇帝写桃花源的两首诗刻碑勒石并建碑亭。乾隆皇帝没到过桃花源,但圆明园里,有反映桃花源景致的画幅“武陵春色”。

御碑池上去几十级台阶,便见秦人古洞。洞极狭小,仿佛若有光,天光夹着灯光。弯腰侧身走了几十米,出秦洞。洞口又有豁然亭。豁然的感觉有一点,不是特别明显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,绝不是眼前这个局促的样子。导游图标明,往下走一点就是近年建成的秦谷线,并承诺可以体验《桃花源记》中的田园牧歌。而我毅然放弃了体验。再怎么“豁然开朗”,再怎么“土地平旷”,都不可能是陶渊明的桃花源。《桃花源记》本就是个寓言。

陶渊明需要这个寓言,并且比一般人要迫切。他归隐田园,直接原因是“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”。扩大一点,是看不惯社会腐朽黑暗,世风浇漓,人心不古,是“有志不获骋”,而深层原因是不满刘宋政权。《宋书·陶潜传》说得明白: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,耻复屈身后代。自高祖王业渐隆,不复肯仕。”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,是晋大司马。陶渊明看不惯刘裕改变规则,篡晋自立。对刘裕的不满和批评,在他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《述酒》《赠羊长史》等诗篇中都有迹可循。改朝换代之际,归隐是有关名节的冒险。魏晋间的嵇康,就因不肯为司马氏效力而被杀。何况陶渊明身上还有一堆“历史问题”。他在刘裕手下干过,也在刘裕对手桓玄和刘敬宣手下干过,而且干的时间更长。开国皇帝常以杀伐立威,不配合的不给面子的看不惯的有过节的有恩怨的没几个保全了性命。元代刘因《归去来图》:“归来荒径手自锄,草中恐生刘寄奴。”说陶渊明锄草都在担心刘裕从草中冒出来。我们不是该在称颂陶渊明的“淡泊”“骨气”之后,去想一想他深入骨髓的忧惧?

饮酒吗?饮酒只能求醉一时,酒醒后现实世界就不认杯里乾坤。归隐田园吗?田园风光是可以悦目怡情,若要晨夕晴雨四时风景,还得掰着指头去数日子。但想象和文字可以跨越时空,对心灵做出持续的抚慰:没有阶级,没有压迫,没有剥削,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。时间中断了,空间挪移了。不存在仕不仕,隐不隐,当然就不用担心餐刀饮剑。隐于文字才是大隐。当陶渊明写下《桃花源记》时,我想他的内心一定平复多了。

桃花源从晋代起就开始按陶公所写建造亭台楼阁,唐宋间又踵事增华,并开垦田地,打凿山洞,种植桃林,此后代有增益。这是在向陶渊明致敬,也是在建造自己心里的桃花源。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桃花源。不一定有陶渊明那么迫切,也不一定要避世归隐,桃花源是那样美,想一想心里就觉得温暖。



副刊 繁花

珠 城 记

老街接龙桥

◎廖 陆



珠海东街(水彩画) 张九江 作

在北海珠海路老街,至今遗有一处叫接龙桥的地方,从它的名字由来,到成为地名固化留传,带着强烈的龙文化印记。

据黄家藩所著《北海文史》“沧桑桑影录”(第十一辑《地名·景观》)记载,现老街接龙桥双水井附近,曾经有一条小沟从东二巷冲刷而下出海,路面被小沟分割为东、西侧……

多年前,老街东泰街与西侧路段尚未贯通,为方便来往,居民便自发捐献木板材料,各寻坚实处搭建小桥通连两侧。桥建好了,虽简用大,应该取个吉利的名字讨个彩头吧。于是集思广益,有人说:老街北邻廉州湾,波光激滟,视野开阔,财运亨通,何不从风水学的角度谓曰“接龙”,取意“接通龙脉”之愿景也?众皆称是,遂取名“接龙桥”。

果然,老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迎来高光时刻。彼时,北方中国战火纷飞,老街偏居一隅,贸易频仍,“接龙桥”慢慢从摇摇晃晃的木质结构变为石砖砌成的拱形桥梁。老街居民沐浴着难得的短暂阳光,穿着水屨,或提着水桶,或推着货车,或两手空空,或走亲访友,接龙桥无声地承载着一切日月穿梭,光阴如流水一般逝去。

1926年3月,北海被正式批准成立“北海独立市市政筹备处”(下称“市政处”),从此“脱离”合浦独立存在。市政处为了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,决定改造除沙脊街外的大街小巷,后街(今中山路前称)和大街(今珠海路前称)。一时之间,尘土飞扬,大兴土木。从西至东,大西街、升平街、东安街、东泰街和接龙桥,依次接通。因为拓建后的大街从灯红酒绿、人货两旺的“洋关”出发,一直通往素有北海第一村之称的冠岭南沥村方向,冠岭前海又是合浦七大古珠池之一——“青婴池”所在,由此及彼,遂称珠海路。珠海路修通之时,因接龙桥附近地势较低,为了增高路面,便连桥一起填埋掩盖。此后,“接龙桥”不再有,唯遗“接龙桥”地名。

1928年底,因广州湾(今广东省湛江市)“货物入口,向不课税”,商户逐利而行,纷纷转移,北海商业一度衰落,于是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呈请省府裁撤北海市政处,“行政归并县治警局”。市政处成立不到三年,它的存在似乎专为珠海路改造而来。

私 想 家

为文三戒

◎齐世明

文友来访,一壶茶,谈天说地,不由得聊起杂文随笔,谈起杂文界出现的“以发表多为荣”的三大乱象。

——“快递公司”处处开。心浮气躁这一时代病缠身,多少人读极少,想成多,满心思只想走红、暴富、速效。捷径嘛,便是“快递”。杂文界的“快递小哥”先在古人间、别人处,弄一篇千把字的稿子,开头引一段,中间铺一段,结尾顶多再捎两句,全篇十之六七甚至八成是引文,自己只用百八十个字在一段段引文间连接,好像泥瓦工的“勾缝”。

——萝卜快了不洗泥。怎么讲?小说界“大跃进”,如今作家们每年都能鼓捣出来数千部长篇小说,有些快手,一年竟“产”出两三部来!相比之下,一天两篇杂文,态度还算认真的吧?

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速成式甚至“一夜爆红”的成功,只有滥竽无数的“假货”或者是火候不到的夹生饭。德国著名画家、世界级素描大师门采尔碰到一位青年画家向他诉苦,他一语足以振聋发聩。青年说:“我常备受困扰,画一幅画只要一天,可卖出它却总要一年的时间。”门采尔认真地回答:“请你倒过来试试,你花一年功夫画一幅画,兴许一天就能卖掉。”青年照办:观察、写生、构思、创作。后来事实果然如此。这是门采尔成功的秘密,也是给我们写作者何其深刻的启示。

其实,即便是走马观花看下中外名家的写

作,“秘籍”就是:慢工出细活。美学家高尔泰先生的《寻找家园》写了十多年,对于高产作家,他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:“一些作家很自豪一天写了多少字几天写了一部长篇……我很惊讶:被作者如此对待的作品,可以是他灵魂的表现、心血的结晶吗?可以是人文理想的崇高诉求吗?”高尔泰之问,不当如警世钟一般天天敲响当代作者的心弦么?

——“米不够,水来凑”。为上稿,凑篇幅,有些人机关算尽。上网站、客户端,拍视频,跟着混时评、蹭网红的有之;搜索各内刊,混补白的有之……

汉代杨修《答临淄侯笺》中有言“修家子云,老不晓事,强著一书,悔其少作”。很明显,不满自己年轻时未成熟便去“凑数”的作品。很多古代名家都曾提到过类似的感受。古代先贤是“纯心情写作”,没有读者,更无稿酬,却爱惜“自己的羽毛”,“米不够,水来凑”的后学们虽不能循“年(或数年)”之力写出“成名作”“代表作”,总可以不致月月、周周生产文字垃圾吧?

当然,这种“数字就是硬道理”的现象并非文坛独擅,各“坛”各界都存焉!对此,列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,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:宁可数量少些,但要质量高些;宁肯减少版面,但要有“金光闪烁”(含金量的文章)。

银滩东边的大沙头,海水如灵动的蓝色绸缎,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。海浪欢快地拍打着沙滩,奏响一曲曲自然的乐章。而不远处茂密的红树林,在海风中摇曳生姿。翠绿的叶片在日光下闪烁着生命的光泽,交织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海洋,其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鹭,它们时而翱翔天际,时而栖息枝头,为这片宁静的红树林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泼。

然而,在这片美好的天地间,有一种小小的存在,却让我又气又恨,那便是小老虎鱼。它小如蚊蝇,一般不过小手指头大小,全身呈深褐色,带着些许斑驳的黑色条纹,恰似老虎身上的纹路,这大概也是它名字的由来。它的鱼鳍边缘长着尖锐的刺,在水中若隐若现,那是它最具威胁的武器。当它察觉到危险时,这些刺便会瞬间竖起,仿佛在向周围宣告着它的不容侵犯。它的眼睛又小又黑,却透着一股警惕与狡黠,在这片它熟悉的海域里,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。

每次与它在这澄澈的海水里相遇,我心中的愤怒便如潮水般涌起。因为在北海市银海区横路山一带的红树林间,我与它有过多次痛苦的交锋。我曾多次被它的毒刺无情地刺中。当时只觉得手指像是被钢针扎入,剧痛在瞬间达到顶峰,鲜血也不受控制地往外流。陪我一同游玩的同伴被刺到后,也痛得面色苍白,要痛上半天。

在一次次与小老虎鱼的遭遇中,我也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缓解疼痛的方法——被刺后,将受伤的手缓缓放入海水里,浸泡十分分钟左右,那钻心的疼痛便会大幅消退。海水给予我们的温柔抚慰,它包容着世间万物,也治愈着我们因无知而受到的伤害。当我的手浸入海水的那一刻,那种清涼便让我躁动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

大海是如此的辽阔,又是如此的神秘。红树林是大自然的守护者,为无数生命提供了栖息之所,也包括小老虎鱼。虽然小老虎鱼带着伤害人的毒刺,但它也是这大自然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,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,也应该学会与这些潜在的危险共处。小老虎鱼一般藏在浮泥里,所以只要不往浮泥里走,不打扰到它,它就不会伤到我们。因此我们要做的,就是在享受自然的同时,保持一颗敬畏之心,与自然和谐共生。因为我们,也不过是这片大自然舞台上的匆匆过客,要尊重其他生物生存权利和生存空间,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会更加美好,更加丰富多彩。

◎华 君



海边滩涂 谭瑞军 摄

◎王文华

年前,我们一家来到在月饼小镇举办的“周六圩”年货大集市,以期寻找好吃、好玩、心仪的年货带回家。不一会,女儿的目光被套圈摊子上琳琅满目的摆件吸引住了。

守摊的是高年级的小学生哥哥,明显是寒假里来这帮家长忙的。看女儿看着摆件迈不开脚,爱人说,“快过年了,给女儿套件灵蛇布偶作礼物吧。”

询问中,小哥哥提议可以先试试手,找找感觉。于是,我将目标放在了位置居中的灵蛇上。心理学上有个现象,就是当我们越是执着于某件事情,越是将全部的精力和情感投注其中,反而可能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难以实现。此刻,这个现象应验了——圈子接二连三地落空。看着我接连不中,小哥哥便在下次投圈前,悄悄将灵蛇移到了前排的位置,一下子拉近了距离。显然,他应该是听到了爱人之前的提议。

终于,在手里的圈子还剩下一半时,我套中了心仪的灵蛇。女儿非常开心,我也很高兴。趁着高兴的劲头,我将圈子随手向着最远,也是最难套中的摆件招呼——这完全是目标达成后的随意而为了。却不承想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圈子一下就套中了那个最大的小狐狸布偶,女儿乐得蹦了起来。这个意外之喜也让我笑得合不拢嘴,一边接过小哥哥递来的布偶,一边说:“不能再投了,剩下的圈子还小哥哥。”

过年的时候,全家像往年一样照了全家福。女儿怀抱着小灵蛇笑开了花,我不由得想起之前小哥哥成人之美的小小举动,心里却有一丝不安——小狐狸做工很好,进货价应该不少,却被我拿回了家。